

·东瀛遗珍·

日僧道元及其《宝庆记》

郭万平

南宋嘉定、宝庆年间,来宋求法的日本禅僧道元(1200~1253),曾师从天童山景德寺长翁如净(1162~1227)禅师,留下许多参学记录。道元卒后,其弟子怀奘(1198~1280)在整理道元遗书时,将其中有关道元在天童山参禅的笔记整理成书,采用宋理宗年号,为名《宝庆记》。《宝庆记》以道元与如净之间的问答形式,记录了道元在宋朝求法的思想历程,反映了道元与如净之间深厚的思想渊源,同时也是了解以如净禅师为代表的中国曹洞禅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

—

1200年道元出生于京都木幡山庄^①,相传父亲为内大臣源通亲,母亲为源通亲侍女,名字不详。道元初名希玄,又称道玄^②。道元幼年失去父母,由叔父源亚相(即源通具)抚养^③,1212年进入首楞严院,1213年由天台座主公圆披度,接受大乘菩萨戒,研习天台学,取名佛法房道元。天台宗主张一切众生皆为佛,既然为佛,人们为何又必须修行呢?道元对此问题颇感困惑,遂求教于名僧公胤。公胤也无法解答,便建议道元赴宋求法释疑。1217年,道元进入京都建仁寺,师从荣西弟子明全(1184~1225)。1223年,道元随明全赴宋。在明州(今浙江宁波)期间,道元偶遇阿育王山典座,聆听禅法说教,大受启发,并著成《典座教训》一书。此后,道元先后师从临济禅僧无际了派(1149~1224)等人。无际卒后,道元历访天台山、雁荡山和平田的万年寺,1225年师从浙翁如琰(1151~1225),最后师从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宋代宏智正觉所传“默照禅”继承人),学禅三年,遂大悟。1225年,明全圆寂于天童山了然院,道元携带明全的

① 《永平寺三祖行业记》,载《曹洞宗全书·史书上》,曹洞宗全书刊行会,1970年。

② 详见(延宝本)《建撕记》、《日域曹洞列祖行业记》、《日域洞上诸祖传》、《永平佛法道元禅师纪年录》。

③ 《永平广录》卷五。参见竹内道雄:《道元》(新稿版),吉川弘文馆,1992年。

舍利^①和如净禅师的印可,于1227年返日,先暂居京都建仁寺,十几年后,道元在日本福井县创立了强调坐禅修行的禅宗道场永平寺。

在佛教思想上,道元继承如净禅法,强烈主张佛法的绝对性,认为唯有坐禅才是佛法正门,主张“身心脱落”,他曾撰成《普劝坐禅仪》,作为大安乐之法门。道元因受到日本天台众僧的迫害,不得不移居深草安养院,在此期间,道元撰成他一生中最重要著作《正法眼藏》^②。在《正法眼藏》中,道元尊称如净为“先师”、“古佛”,将如净传给他的禅法,奉为“单传正直之正法”,认为他自己师承如净的佛法,才是佛教精髓,并猛烈批判其他宗派,严厉排斥风靡一时的末法思想、念佛祈祷活动。日本学者对《正法眼藏》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世界禅宗史上最优秀的禅宗哲学著作。如梅原猛认为,以语录体形式存在的中国禅,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诗歌而已,但道元禅则是哲学^③。道元在京都居住期间,根据他在中国求法经历,撰成《典座教训》,制定了修行者的生活规范。道元还撰有《护国正法仪》,主张自己所传禅法,乃护持国家之正法,因而道元再次受到比叡山天台宗势力的残酷迫害。1244年,道元从京都回到越前国(今日本福井县),创建大佛寺,后改大佛寺为永平寺^④,永平寺遂成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1253年道元卒于京都。除了上述几种著作,道元还撰有《永平清规》、《学道用心集》、《宝庆记》、《伞松道咏集》等,其门人根据道元语录而编成的著作有《正法眼藏随闻记》、《永平广录》等。

二

《宝庆记》最初是由道元弟子怀奘发现、抄写而成的。怀奘在《宝庆记》跋文中有如下记载:

建长五年(1253)癸丑十二月十日,在于越宇吉祥山永平寺方丈而书写之,右先师古佛御遗书之中在之,草始之,犹在余残欤。恨者不终功,悲泪千万端。怀奘。

此跋文表明,怀奘在整理道元语录、遗书时,发现了道元在宋朝期间的部分记录遗稿,遂整理、抄写成书,但他认为尚有其他记录遗失,对此表示遗憾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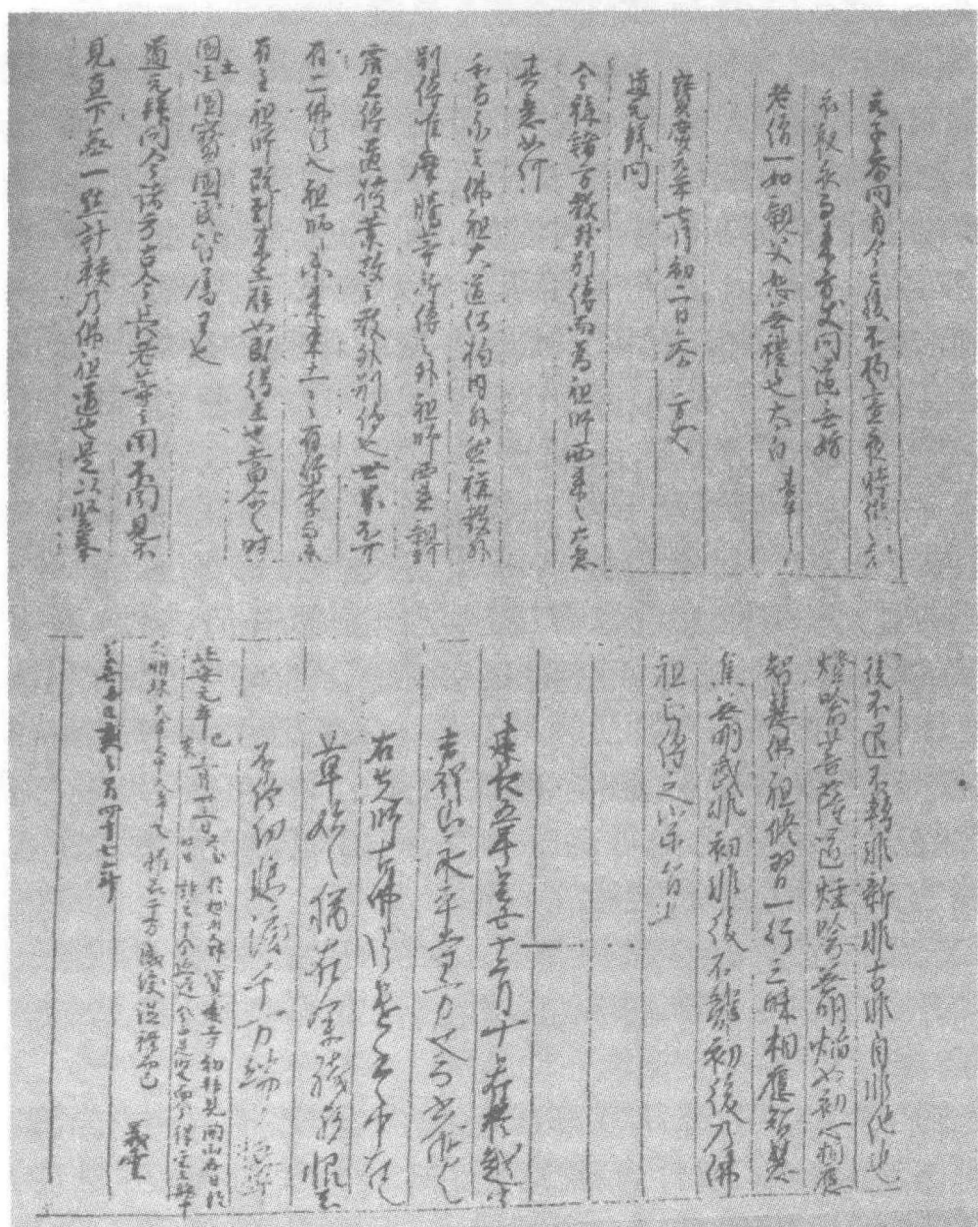
①《舍利相传记》,《日本国千光法师祠堂记》。

②道元著《正法眼藏》有日文本(用假名书写,或称《假字正法眼藏》)和汉文本(用汉文书写,或称《真字正法眼藏》)两种。前者共约95卷,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文本《正法眼藏》版本异常复杂。后者不分卷,收录了300则公案。多数学者认为,前者是以后者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是道元将以前藉汉文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来理解的一种尝试。何燕生译注《正法眼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则由《办道话》、《七十五卷正法眼藏》、《十二卷正法眼藏》和《附卷》构成。

③梅原猛:《日本文化论》,讲谈社,2002年。

④传说取佛教初传中国时的年号,即“永平”之意。

怀奘抄写《宝庆记》时,距道元去世仅仅四个月,怀奘是在整理道元的《永平广录》、《正法眼藏》等遗书时,发现《宝庆记》遗稿的。道元亲笔遗稿并无题名,因卷首有宝庆元年(1225)七月二日的记载,怀奘便题名为《宝庆记》。至于怀奘抄写时的底本究竟为何种体裁,至今尚不清楚。日本学者大久保道舟认为,“既然是道元与其师如净之间的问答记录,应该是一种日记形式”^①,但宇井伯寿则认为,“本书是道元在方丈向如净禅师请益问法的笔记,道元本人未必想流传后世”^②。水野弥穗子认为,“《宝庆记》既非日记,也不是备忘录断简,而是经道元亲自整理过的书籍”^③。关于《宝庆记》一书的最初形态和记录目的,至今仍无定论。



《宝庆记》(日本全久院本)卷首、卷尾

① 大久保道舟:《道元禅师》下卷,筑摩书房,1970年。

② 宇井伯寿译注:《宝庆记》,岩波书店,1990年修订版。

③ 水野弥穗子:《道元著作》,春秋社,1980年。

关于《宝庆记》的版本,今存《宝庆记》后附有僧义云跋文:“正安元年(1299)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冬至翌日,于越州大野宝庆寺初拜见,开山存日虽明日许之,于今延迟,今正是时也。而今得圣王发中之明珠,大幸之中大幸也。欢喜千万,感泪湿襟而已。癸丑(1253)至己亥间四十七年矣。”据研究可知,怀奘原抄本《宝庆记》先由怀奘传给其嗣法弟子寂圆带至宝庆寺,义云才得以阅览。但后来该写本从宝庆寺流失,1799年左右保存在大阪高须周齐家,后经信州全久院瑞冈珍牛的努力,道元、怀奘等的抄本(包括《宝庆记》)全部收藏在全久院,这就是今存最早的《宝庆记》全久院本^①。全久院本今存爱知县丰桥市东田町全久院,为爱知县指定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省级保护文物)。原本为高25.8cm、宽110.65cm的卷子本(见前页附图)。此外,现还有宝庆寺藏本、广福寺藏本、明和八年(1771)流传本等。译注本有宇井伯寿译注《宝庆记》、大久保道舟编《道元禅师全集》、水野弥穗子译注《宝庆记》、池田鲁参译注《宝庆记》、西嶋和夫《宝庆记讲话》^②(三卷本)等。

怀奘原抄本《宝庆记》(即全久院藏本)并无分节,仅仅把道元所作的各条零星记载抄录在一起。以上所述诸译注本则依据不同的标准,分别划分为50节、45节、45节、42节、42节。其中池田鲁参以记载内容来划分章节,比较合理。

三

今存《宝庆记》除了卷首收录有道元与如净的书信之外,基本上采取问答体形式,即道元提问、如净回答,问答内容主要围绕如净、道元师徒所谓的正传佛法。按照池田鲁参的标目,包括教外别传、二生感果、良知即正觉、种种办道功夫、《楞严经》与《圆觉经》、业障、拨无因果、只管打座、坐禅与吉瑞、四种寺院、风铃颂、超越大小二乘之坐禅、正身端坐、初心后心得道、经行直步传统等42项。最后附有怀奘和义云^③的跋文。

如果《宝庆记》按照内容归类的话,大致包括:教义、思想方面17条,实践、戒律、仪式方面13条,兼具教义、实践内容方面2条,教义、人物方面3条,坐禅方面17条。

《宝庆记》开篇收录了道元致如净的书信,详述道元赴宋的原因及其求法决心:

(道元)幼年发菩提心,在本国访道诸师,聊识因果之所由。虽然如

①宇井伯寿译注:《宝庆记》后记。

②西嶋和夫:《宝庆记讲话》,金泽文库,1988年。

③义云(1253-1333),日本宝庆寺僧。其师寂圆曾持有怀奘抄本《宝庆记》。寂圆卒后,义云始览此书。

是,未明佛法僧之实归,徒滞名相之怀幪。后入千光禅师(指日本临济宗创始人荣西)之室,初闻临济之宗风,今随全法师而入炎宋,航海万里,任幻身于波涛,遂达大宋,得投和尚之法席,盖是宿福之庆幸也。和尚大慈大悲,外国远方之小人所愿者,不拘时候,不具威仪,频频上方丈,欲拜问愚怀。无常迅速,生死事大,时不待人,去圣必悔。本师堂上大和尚大禅师,大慈大悲。哀愍听许,道元问道问法,伏冀慈照,小师道元百拜叩头上覆。

对于道元的虔诚态度和求法信心,如净十分感动,慨然允诺:“自今以后,不拘昼夜时候,著衣衲衣,而来方丈问道无妨,老僧一如亲父,恕无礼也。”

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曾出现过著名的“唐决”问题。所谓唐决,是指在日本比叡山,日本天台僧侣对于无法解决的教义解释等问题,向中国天台僧侣求教,取得权威答案的一种方式。最澄、圆珍、义真等日本天台僧多向唐朝的天台僧求教、决疑,圆珍编纂的《受决集》便属于一种唐决资料,是日僧入唐求法的详细记录。日本天台宗的“唐决”习惯一直延续至宋代,日本天台宗名僧源信,曾派遣弟子寂照赴宋,向四明知礼提出二十七条疑问。有关源信与知礼之间的“唐决”资料,收录在《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

这些唐决资料多围绕经论教义、祖典圣训的解释,而《宝庆记》中道元所提问题,一直围绕如何理解摩诃止观、天台小止观等天台止观问题。《宝庆记》多侧重坐禅方法、经行方法等宗教实践方面,《宝庆记》的这种思想倾向,反映了当时日本新兴佛教的时代潮流。随着以大日房能忍为首的日本达磨宗的日益活跃,以及荣西、道元等日僧所传回的禅宗思想信仰在日本的普及,一向侧重教义的日本天台宗,也开始提倡“观心为胜”,强调宗教实践,天台学浴火重生。《宝庆记》始终贯穿着道元热忱求法的精神,是他赴宋求法的真实记录,也可以视为一种唐决资料的新形式。

《宝庆记》是道元于南宋宝庆元年至宝庆三年,在如净禅师处参学期间,他们师徒二人有关参禅问道的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如净的现场启迪和道元自己感应道交的宗教体验,这也许正是道元生前从未把《宝庆记》示人的原因所在。道元第一次拜见如净时,如净64岁,道元26岁,因此,《宝庆记》实际上记录了晚年如净的说法和传教活动,诚如如净本人所言:“我三十年,与时功夫办道,未曾生退。今年六十五岁,至老弥坚。”^①由于道元所留资料,几乎全部偏重于禅法本身,而对于他在宋地的活动情况语焉不详,致使有关道元的传记资料众说纷纭,甚至互相抵牾。但《宝庆记》无疑为我们了解道元来宋的真实目的和后期游历状况,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至于《宝庆记》所涉及的天台、禅宗教学课题,池田鲁参等日本学者多有论及^②,成果斐然,此不赘述。

①《宝庆记》第37条。

②参见池田鲁参:《宝庆记的课题》,载《宝庆记:道元的人宋求法笔记》,大东出版社,1996年。

·补白·

清代册封使咏琉球之纸诗三首

徐葆光,康熙五十八年以翰林院编修充册封副使出使琉球,归来后作《中山传信录》,流传甚广。他还作有《奉使琉球诗》,其卷二有“球纸”一首,曰:“流求茧纸扶桑蚕,十华捣就藏龙龕。一缣一纸购不得,岛客求书致满函。冷金入手白于练,侧理海涛凝一片。昆刀裁截径尺方,迭雪千层无幕面。我毫弱似痴冻蝇,寒光耀腕愁凌冰。卷叠空箱加什袭,携归到剡夸溪簾。十载京师了书债,廨墙寺壁都遭疥。高丽茧纸称最精,年年贡自朝鲜界。方幅虽宽质此同,两邦职贡皆海东。叩竹蒟酱一水通,望洋浩浩歌皇风。”

赵文楷,嘉庆五年以翰林院修撰充册封正使,今见其《石柏山房诗存》卷五题为“槎上存稿”,中有“中山王赠东洋纸”一首,曰:“春蚓秋蛇若屈盘,云笺惠我胜流纨。兴来自作襄阳体,染得烟云在笔端。”

李鼎元,以册封副使与赵文楷同行,归来作《使琉球记》,后世多次刊印。另有别集《师竹斋集》,其卷十四有“中山土物诗”五首,其咏纸之章曰:“东洋地少竹,半以茧为纸。小或四寸馀,大惟二尺止。捶法来朝鲜,花样出倭布。镇密玉版如,细腻雪肤似。土人知重书,满案白云委。衬墨光闪眸,柔笔润生指。澄心莫为俦,绢素实堪比。矜持作楷字,腕断未忍起。藩王致珍重,持赠等罗绮。月印侵高楼,霜华积包匭。十万金已辞,归装曷载此。爱此洁净姿,写我心如水。”

以上列举三首诗,说明当时册封使所见到琉球当地使用纸张,工艺大约传自朝鲜或日本,原料中似多含蚕丝,质量甚高,可以为礼物赠送友人。

(容 坤)

佛教是一种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宗教,道元正是日本佛教史上一位兼顾二者的最杰出代表之一。道元思想深受如净禅师的影响,从“身心脱落”到“不可饮酒”、“不可亲近国王大臣”等,道元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如净禅宗思想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并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道元有自己深邃的思想体系,其中尤以对佛性、有、时、生死、实相、禅定等的诠释,最能突显其思想深度和原创性,佛性思想可以说是贯串道元思想和宗教经验的最主要线索。由于道元思想既深且广,同时道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道元研究一直是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主要课题。《宝庆记》为我们了解道元思想根源和南宋禅学概貌,提供了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